

帶著舊印記的台灣新女性：施纖纖口述歷史調查

一、前言

日據時期，日本殖民者為培養符合國家統治需求的「少國民」，倡導新式女子教育，將女子教育納為殖民地教育體制的一環。殖民政府對台灣女性的改造，主要集中於放足、讀書與就業三個方面，從身體的改造到鼓勵進入職場走向社會活動，塑造出一群有別於傳統女性的新女性。但因為種族與性別差別意識，日據時期台灣的女子教育，僅限於初等與中等教育。公學校畢業的女性，升學的途徑有三：一是公學校的高等科（二年制），二是農業或商業補習學校（三年制），三是高等女學校（四年制）。高女畢業後，欲繼續深造的女學生尚可進入設於高女的一年制師範科（後稱講習科）就讀，畢業後擔任公學校教師教育「少國民」。由於缺少女子高等教育；高等女學校畢業的女學生，可說是日據時期台灣所培育出的最高學歷的女性。¹

施纖纖，1908年出生於鹿港傳統仕紳家庭，家中女性長輩均經歷了纏足而後放足的過程。1916年8歲的施纖纖進入鹿港公學校就讀；1921年進入「臺中州立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後改名為「台中州立彰化女子高等學校」）就讀。高女畢業後，施纖纖進入一年制師範講習科，1926年畢業踏出校門，展開了六年的公學校教書生涯。從放足、讀書到就業，施纖纖可說是日據時代由新式女子教育制度所培養出來的台灣「新女性」的典型人物。

相較於日據時期男性知識份子受到的重視，日據時期知識女性的相關研究相對沉寂。為數不多的知識女性調查研究中，多半由制度面著手，著重於女子教育體制的建立與演變、殖民教育政策的梳理與檢討。至於「新女性」的生活、情感與思想的點點滴滴，則因年代久遠，斯人遠去而付之闕如；使得「日據時期女子教育」、「日據時期台灣新女性」等重要議題研究缺少了一種具體生命的實感，總覺得遺憾。

幸運的是，2007年剛過百歲誕辰的施纖纖女士，身體十分硬朗，以其敏銳與明晰的記憶與思路，於訪談中娓娓述說了日據時期台灣「新女性」的養成，並以其文化素養、知識智慧，有退有進地評價歷史時事與人物。透過施纖纖女士的記憶與敘述，日據時期鹿港傳統仕紳家庭的生活；高等女中女學生的養成與日常生活；擺脫柔弱攀登新高山（玉山）的活動；新女性的就業、婚約戀愛、家庭生活；戰爭經驗；二二八事件與同時代人物印象，一一再現，填補了日據時期台灣

¹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新女性〉，《婦女研究通訊》32期，1994年6月，頁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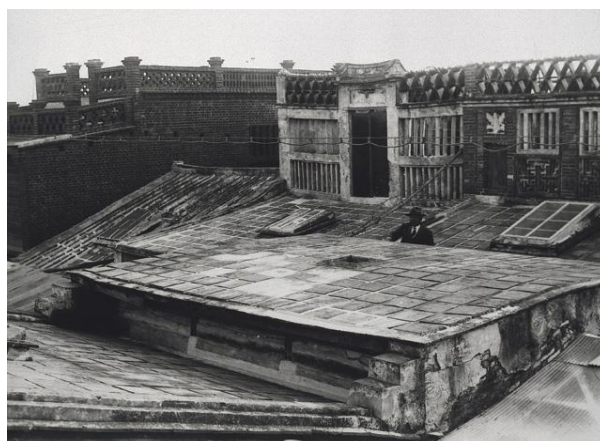
歷史與女性生命史的遺憾與空白。

二、鹿港傳統仕紳家庭生活：幼年時期

(1) 女性生活空間 - 不見天街的「街路亭」

施纖纖出生於鹿港，父親施錦標，母親陳謙，為家中長女，下有一弟施維堯。鹿港，俗稱「一鹿、二府、三艋舺」，是清朝以來台灣重要的商業中心。施纖纖回憶幼年期時的鹿港，對鹿港最有印象的是，鹿港的「不見天街」。鹿港不見天街的正式名稱應為五福街，位置大約在今日鹿港三山國王廟到和興派出所之間。五福街分別為長興街、泰興街、和興街、福興街以及順興街，向南和長興街連接四傑街與板店街，通往街尾，向北由順興街連接崎仔腳、城隍廟口到天后宮。清朝時期，五福街專門販賣從碼頭進口的貨物，商品種類繁多，交易熱絡。不過鹿港夏季炎熱，時常有雷雨，冬季季風乾冷，同時挾帶風沙，有所謂的「九降風」。在此進行商業交易者，夏天要忍受日曬雨淋之苦，冬天則要受到風沙的襲擊；五福街的商家為了讓來往的商人免受風吹雨淋之苦，則櫥窗前搭亭蓋遮棚。²

在施纖纖的記憶裡，最有意思的不是五福街上繁盛的商業交易，而是那架高於五福街上的女性生活空間。五福街上，整段街廓皆有屋頂相連，鹿港人稱之為「街路亭」，人可行走其上。



(圖一)

「不見天街」街頂有許多種不同的構造，照片中以木結構搭建、上舖平磚的「街路亭」是較堅固的一種作法，可供行人行走其上，中間並可見到開有方形的天窗

² <鹿港不見天街，曾為台灣最長商店街>，《聯合報》2008年9月21日，引自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1/4526441.shtml>

以利底下街道的採光。³施纖纖回憶，一來因為五福路交易熱絡，往來多為男性，二來人潮擁擠，地上泥水污濁，一般女性與孩童多半不常行走於不見天街。反而是錯雜交疊的屋頂，提供了一個可以輕鬆過到隔壁人家甚至走到對街的通道。施纖纖提到，小時候經常利用「街路亭」到玩伴家裡遊玩；「街路亭」讓鹿港女性與孩童可以自由串門子、聊心事和嬉戲；可以說，「街路亭」提供了女性建構女性人際網絡與成長所需的自由私密空間。

1934年，日本殖民者，以不見天街髒亂、不透風、通行不易、妨礙市容為理由，進行「市街改正」，拆掉了不見天街，拓寬了馬路，為今日的鹿港鎮中山路奠定了雛形。「不見天街」的拆除，拆掉了施家古厝的大半，施纖纖的長輩們因此離開鹿港投奔兒孫輩；也拆掉了鹿港女性共同的、私密的女性空間。

（2）鹿港傳統仕紳施爾錫之現代實業活動

施纖纖父系與母系家族具為書香門第，重視讀書風氣，這成為日後施纖纖能接受新式女子教育的基礎。施纖纖對於母系家族的記憶較少：母親陳謙，出身於斗六漢醫家庭，陳謙的父親父親為秀才，也是漢醫，曾在淡水一帶行醫；伯父則是鹿港有名的漢醫。

施纖纖的父親施錦標，同樣是鹿港秀才家庭出身。施錦標父親為施玉詮，為前清秀才，在鹿港主持了漢書房，32歲因病去世，遺留下年長與眼盲的雙親（施纖纖曾祖母30多歲即眼盲）、妻子陳霞與年幼的三子一女，分別是長子施爾錫、次子施錦標、三子施純厚與長女施嫦娥。家中的生計由陳霞主持；當時長子，接掌父親的漢書房，年方14的施爾錫即已開始收弟子執教。隨著時代的變遷，施爾錫亦非食古不化的傳統文人，年紀稍長後，施爾錫開始參加各種實業活動，被選為信用組合、酒組合與漁業組合長。1915年施爾錫與地方士紳施受業、許梅舫、許冀箕、蔡敦波、王則顯等人發起組織「鹿港信用組合」獲得許可，昭和十一年（西元一九三六年）改為「鹿港信販購利組合」，成為具信用、販賣、購買、利用四項業務功能的金融機構。

³ 圖片與解說，由鹿港鎮公所提供，引自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ca.gov.tw/ccahome/search/search_meta.jsp?xml_id=0005804933&dofile=getImage.jsp?d=1256970808417&id=0004688052&filename=cca100040-hp-1205_05b_00018-0001-w.jpg



(圖二，信用組合事務室，前坐者為組合長施爾錫)

4

施爾錫出身秀才家庭、學習漢文教育並從事傳統教育，是為台灣傳統仕紳階級的典型。透過施纖纖的記憶，描繪出日據時期傳統仕紳的獨特性。在私領域，施爾錫奉行的是傳統傳統的制度與習慣。施爾錫娶有一妻一妾；奉行大家庭制度，兩個弟弟先後因病身故時，負責照顧遺屬，擔負起大家長的責任，舉凡家中大小事物，如施纖纖的就學、課外活動、婚姻等均需問過施爾錫後方能實行。在公領域，施爾錫並不墨守傳統加框架，一方面讓家中子弟接受殖民地現代化教育：除了施爾錫收養的長男施乃津之外，其餘子弟連同施纖纖在內的年輕女性均接受日據時代的中等教育。另一方面，施爾錫亦具現代經濟眼光，他不僅擔任現代金融機構的主事者，並跨足股票買賣、稻業金融(施纖纖稱“做米”)。同時，於鹿港「菜市頭」籌劃開設日式百貨商店「崑圃」，由施纖纖的父親施錦標負責經營，以派任鄰近村庄的日本官吏與眷屬為對象，販賣日式日常用品與食物，造成地方上的轟動。施纖纖回憶，施爾錫都是穿著大馬褂出席公開的正式活動；這樣的形象是足以說明施爾錫一代的傳統仕紳，私領域奉行漢文化，公領域則接受日本式現代化的社會領導階層的特殊性。

施爾錫雖積極參與現代實業活動，但並未因此轉化為新興資產階級。施纖纖回憶，「崑圃」在施錦標因病去世後，逐漸衰頹；施爾錫的股票買賣失利，賠掉了田產與房產；施爾錫一家趨向於沒落。從施爾錫的現代實業活動，不僅僅可以到日據時期社會領導階層如何向殖民地現代生活的轉化，更可看到台灣殖民地經濟發展過程中，台灣本地地主資本的衰落與從屬化。⁵

(3) 傳統女性與家庭生活

身為施家大家長，施爾錫固然可以決定施纖纖的求學與婚姻等人生大事；但

⁴ 圖片與解說由彰化縣文化局提供，引用自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ca.gov.tw/ccahome/search/search_meta.jsp?xml_id=0005805129&dofile=getImage.jsp?d=1256976322669&id=0004688121&filename=cca100040-hp-1205_05f_00003-0001-w.jpg

⁵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1993年)，頁367-526。

影響最深的還是施家的女性，尤其是施纖纖的祖母陳霞與母親陳謙。

在施纖纖成長過程中，施家女性不少，除了祖母陳霞與母親陳謙之外，尚有施爾錫的正室莊綿、側室郭紗，姑母施嫦娥；以及與施纖纖同一世代，施爾錫長子施珍珍。除了新世代的施珍珍與施纖纖，其餘女性具為裹小腳、不識字的傳統女性。施纖纖回憶其母親裹腳的經過：「那個裹腳很痛，我母親常說：她的母親幫她裹腳，裹一裹後怕她去拆，都用線跟針縫起來。等他一走，就用剪刀拆掉。」也因為如此，陳謙裹腳裹得不像施嫦娥那麼完；施纖纖形容施嫦娥的小腳，小得「用這麼衣服領子拆下來那塊布就可以繡鞋」。這麼小的腳，施纖纖說連洗澡都得靠著牆壁才能行走；裹腳，限制了傳統女性的活動力與活動範圍。日據以後，殖民者對女性的改造，首先就是倡導放足。施纖纖指出，其伯母莊綿、母親陳謙與姑姑施嫦娥都事先纏足而後放足；尤其是母親陳謙，是在父親施錦標的鼓勵下，才放足。由陳謙的例子，可以看出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對於放足運動亦抱支持態度⁶，在中上流階層男性鼓勵下，中上流階層女性率先開始解纏，而後才逐漸普及。

在施纖纖童年，與祖母陳霞關係相當密切。因為弟弟施維堯的出生，與父親生病，施纖纖三歲開始和祖母共同生活，直到 13 歲為止。祖母對施纖纖甚為疼愛；這一段生活，對施纖纖影響甚深。陳霞是個了不起的女性，雖然不識字，但做為人處世，街內人人稱讚。丈夫三十多歲過世，年輕的陳霞上有公婆，下有三子一女，咬牙撐起全家的家計。晚年，雖然媳婦兩三個，不須為了家事操心，但陳霞仍然一方面侍奉眼盲的婆婆，一方面撐持著裹了腳的小腳，餵養豬隻；販賣豬隻所得金錢，亦不納為私有，通通交給施爾錫統一發落。這樣的經歷造就了陳霞的堅毅。

陳霞雖然不識字，但有著好手藝。一方面陳霞精於描花樣，無論是枕頭、煙袋還是繡鞋鞋面，陳霞都可以描出生動的花鳥圖案。幼小的施纖纖，經常站在陳霞旁邊，看他用毛筆細細描繪花樣來，在幼小的施纖纖眼中，祖母陳霞所描繪的花樣，充滿著神秘與美麗，深深吸引了施纖纖。對照晚年的施纖纖，無師自通學習書法、國畫；或許是幼年時期，祖母陳霞潛移默化的影響吧！另一方面，陳霞亦精於製作衣服，由於認真負責，加上需要支撐一大家庭，許多富人家往往指定將綢布交給她，製作衣服。

由於賢慧以及與人為善，施纖纖說：祖母的好，獲得了街內人人的稱讚。陳霞養育施纖纖期間，不僅照顧施纖纖的起居生活，亦重視對施纖纖的教導。根據施纖纖回憶，每當他做錯事，陳霞不曾斥罵，反而是告訴她身為女孩子應該做與不應該做的事。這 另一個影響施纖纖甚深的女性即是母親陳謙。施纖纖五

⁶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1995），頁 247-304。

歲時，父親施錦標因肺病去世；母親陳謙帶著幼小子女，仰賴施爾錫照顧生活。問到母親在大家庭裡生活的情況，施纖纖說：因為是大家庭，妯娌多大家住在一起；當家的人的妻兒自然比較好。陳謙，為了撫養子女長大成人，家事工作分擔三分之二，不太與妯娌計較；連編織草蓆草帽所賺的零用金，亦全數存於施爾錫處，後因投資失敗遭挪用亦不計較。大家庭生活自有其為難處，故陳謙時時告誡施纖纖，「因為沒有父親，所以各事各樣都不能跟堂姐施珍珍相比。」在陳謙教育下，施纖纖不僅人生大事都問過施爾錫後才決行；連高女畢業後執教所得薪水，亦全數交給施爾錫，僅僅領取零用金；年節獎金亦是購買衣服回報施爾錫養育之恩。

大家族生活讓陳謙萬事不計較；唯一堅持的是讓施纖纖與施維堯接受新式教育這一點。施纖纖回憶，當他要唸高女時，因為施爾錫投資失利，家道已然中落。母親陳謙告訴施爾錫：「不需要留什麼東西給我的孩子，只要給他們讀書就好。」母親的堅持讓施纖纖獲得了供學校畢業後能繼續升上彰化女高的機會。

從施纖纖對於祖母陳霞與母親陳謙的記憶中，可以清晰看到台灣傳統仕紳家庭的女子教育。陳霞與陳謙都是不識字的傳統女性，他們對施纖纖的教導主要是以身教方式進行女性教育。教導的內容以「女孩子應該做與不應該做的事」的傳統性別意識為核心，重點則放在大家庭生活中的為人處事原則與人際關係的合諧上。當施纖纖談到同時代人物時，不揚惡也不抑善，謹守不臧否人事的分際；顯然是來自於這樣身教。可以說，傳統身教式的女子教育，深深地影響了施纖纖；構成其「新女性」特質的核心部份。